

松本清張

推理小說選

明滔譯



# 松本清張推理小說選

明滔譯

630223

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松本清張推理小說選

明滔譯

---

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北角渣華道82號2樓

嶺南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13號

---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目 錄

火的記憶·····	1
臉·····	16
訂地方報的女人·····	55
出差時的事件·····	83
譯後記·····	121

# 火的記憶

賴子和高村泰雄從認識到了準備結婚的時候，她哥哥一度表示過不贊成。哥哥貞一跟泰雄見過兩三次面，知道泰雄的為人。貞一感到困難的不是泰雄的品格，而是因為看到了泰雄家戶口的副本。

戶口本上寫着母亡，無兄弟手足，父親因宣告失蹤，取消了戶口。

「這是怎麼回事？賴子你聽高村君說過嗎？」

因為這是不常見的事，所以貞一不放心。賴子家在父親去世後，一切都由哥哥作主。哥哥三十五歲，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已經有了孩子。

「啊，他說因為生意失敗，離開了家，沒有消息了。」

這是賴子聽到的。不過，當泰雄談到這件事的時候，讓人感到他的語氣裏含着一種難言的痛苦，賴子覺得有些不過意，就沒再深問。

「有些奇怪，結婚的事再考慮考慮好嗎？」

貞一望着戶口副本，不愉快地說。哥哥由於「失蹤」一詞想到其中必有甚麼蹊蹺。本來泰雄是個無親無故的孤獨人，賴子哥哥和母親原就有些不满意。做母親和哥哥的，總覺得結婚對象該是來歷清白。但是賴子愛泰雄，也就只好讓了步。可是現在發現對方家庭有這種隱瞞着的秘密，哥哥便不得不重作考慮了。

賴子在一家貿易公司做事。這公司和泰雄做事的公司有來往。他常常來這裏，漸漸地兩人熟稔了。賴子看泰雄髮油也不搽，蓬鬆的頭髮，服裝也很隨便，但是一雙眼睛非常溫和。他那眼神就像佛像上的慈眼。賴子一想到這便會獨自微笑。

兩人下了班，打電話約會在銀座見面。有時一同喝茶，有時去看電影。泰雄沉默寡言，動作也不靈活，但充滿了誠實的情意。這從他平素工作態度也看得出來。

跟泰雄有營業往來的賴子的同事們，人人都對泰雄有好感。泰雄不像是個無父母，少親故的環境裏，一邊工作一邊求學長大的人。他有着永不會熟諳世故的純真心地。

賴子決心要和泰雄結婚，就對哥哥說，希望哥哥和泰雄見見面。哥哥和泰雄見了兩三次，印象不錯。但是，泰雄孤獨的神情讓哥哥有些不大中意，不過，同意了他們的婚姻。這樣，泰雄才從老家的區公所要來了戶口的副本，因而人們第一次知道他父親的戶口「因宣告失蹤而取消」。戰爭時期這是普通事，但平時却不多見。

「好，讓我去問問清楚。」哥哥爲了這事好像去找了泰雄。以後，他對賴子說：

「跟對你說的一樣，不用再問了。」這句話意味着哥哥已經說了同意。事實也是，後來賴子和泰雄很快地結了婚。賴子心想，一定是泰雄父親的失蹤不是甚麼值得哥哥猶疑的大事，安心了。

但是，問題並不是就此結束。

泰雄和賴子舉行了婚禮後，一同到湯河原去新婚旅行。在那裏過了一晚，泰雄忽然改變了去伊豆的計劃，說是要到

房州一個漁村去。

「啊，那樣的地方，有甚麼可看的嗎？」賴子愕然地望着泰雄。

「不，沒甚麼可看的——不過很早以前就想到那裏去一趟。」

泰雄搔搔頭皮，有些尷尬的樣子。

正像泰雄說的，那裏只是一個普通的，甚麼也沒有的寂靜漁村。兩人住在村裏僅有的，魚腥撲鼻的小旅舍。賴子不明白爲甚麼非到這裏來不可，心裏有些不高興。

「啊，對不起，對不起，忽然想到這兒來看看嘛。怎麼樣，不去看看海的夜景嗎？」

泰雄爲了哄哄不大愉快的賴子，把她帶到了海邊。不見月亮的夜晚，漆黑的大海看去像黏黏的一個大團塊，和白白的沙面界限分明。沖擊着海岸的單調波音聲聲重複，陣陣強烈潮水氣息迎面拂來，港口不見一隻漁火。泰雄不言不語凝望着黑黝黝的海面。

賴子突然感到泰雄是不是有甚麼話要想說？比方說，坦白甚麼。——然而，泰雄只是緊緊握住賴子的手，過了片刻，慢慢地說：

「啊，回去吧。」

賴子覺得這是他的脾氣吧，想說甚麼可又遲遲疑疑。賴子只覺得一陣緊張的心情鬆緩下來。泰雄把心裏的這番話說了出來，是在那以後的兩年。似乎經過長期的徬徨才終於下了決心。他說：

我父親三十三歲時失蹤的，母親三十七歲去世的。父親失蹤時，我四歲，母親去世時，我十一。母親已經故去二十

年了。我不清楚父母的出身，只知道父親的家鄉是四國，母親是中國地方（譯註，這裏的「中國」是日本地名）鄉下。但，雙親都是離開家鄉後沒再回去過。直到今天，我沒去過父母的老家，也沒有家鄉的人來探望過我。一句話，典型的流落他鄉的人。

因而，也不能從別人嘴裏打聽到父母的身世。活到三十七歲的母親對我也很少談及。只聽說父親和母親的結合是在大阪，但是不明白四國山溝裏的青年和中國地方僻遠農村的姑娘是怎樣的緣份結成了一對。不過，想像得出，這婚姻，雙方都是背井離鄉，在茫茫旅途中結成的。實際上，母親直到死後，戶口上，不是父親的結髮。當時，父親做的職業是甚麼？關於父親，母親總是不可思議地閃躲着不提。

我出生在本州的西之涯B市。雙親從大阪搬到了B市的原因我也不詳細。

父親，因為我在四歲時，他失了蹤，我對他差不多完全沒有記憶。連照片也沒見過。那時，我對母親說過這事。母親說：

「你父親啊，就是不喜歡照相，終於連張照片也沒拍過。」

我問母親，那時候父親做甚麼事的。

「煤炭的掙客，整年爲了買賣東奔西走，非常忙。」母親說。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市面蕭條，父親欠下許多債，只好到朝鮮去。最後沒有了音信。「大正某年某月某日，據報宣告失蹤」，就此取消了父親的戶口。在他出走後十年。

實際，父親從那以後沒再回過家。是生是死，沒法查明。如果活在世上，今年該是六十了。



父親當時只說了聲：

「到神戶去一趟。」提着一個手皮箱就從家裏走了。他常常爲了生意出外，所以母親並不奇怪。那就是父親最後的一次。他是早就有心拋開家庭？還是後來變了心？遺書也沒有。有人說在去朝鮮的船上看到他的。

後來，母親一個人帶大了我。生活依靠開個糖果舖。那條街離舊城下町往還有兩里路，在電車也沒有的時代，來往行人不少。過往路人中途休息，常來買點甚麼，總之母子兩人可以靠這點生意度過日子。附近的景色到現在依然和過去沒有兩樣。

前面說到過，我對父親一點記憶也沒有，但是，三歲、四歲的時候，有一些碎玻璃般的小片片依稀彷彿的似斷似續，淡淡地留在心裏。在我幼小的記憶裏，有對母親的記憶，卻沒有父親的。當然，父親拋棄家庭以前，該是在家的。

我對小時的記憶，常會讓母親驚訝，可是，無論如何記不起父親在家裏的印象。

比方說，當時我們的家緊靠着海，冬風勁烈的日子，海高浪嘯，我嚇得哭泣。我朦朧地記得母親把我摟在懷裏，卻從來沒有留下過父親在我身旁的記憶。

夜晚越過黑黑一片大海，望得見對岸的島嶼和燈台的光。母親抱着我，指着那燈火哄我。黑黝黝的山影是島上燈台的背景，燈光像粒沙子般閃閃發亮。在那樣的時刻，也記不得有父親的身影。

家的前面隔着條道是個密草叢生的小山丘。夏天螢火蟲飛進屋來，在掛起的蚊帳周圍悄悄吐出青藍的光。我睡在母親旁邊望着牠。那時候，也只有母親和我兩個人，不記得有

父親躺在旁邊。

就是說，我怎樣也記不起有過和父親一塊兒在家裏的記憶。

父親不在自己家裏，我想，是不是在別的家裏呢？可以那麼想，因為有那樣的記憶。

——我曾讓母親牽着手在黑暗的道上去。那時，因為我很快就累了，母親常在半路上休息。

我對那個時候的回憶，是製造玻璃瓶的人家的情景，和紅亮亮的提燈的燈光閃爍到道旁的大師堂。製造玻璃瓶的工匠站在火前，赤着身子，嘴裏銜個長棍，棍子一端吹起了個紅通通的，酸醬果般玻璃泡泡。從大師堂遠遠地傳來哀切切的一直裊繞在我耳畔的誦經的聲音。——直到今天對我仍是充滿懷戀心情的幼年的回憶。

當我說起那時的這些事的時候，母親微微驚愕地說：

「你記得真清楚啊！」

我問：「那時是上哪兒去呀？」

「去買東西的吧。」母親好像若無其事地回答。

說慌，我心裏想。夜晚，走在黑黑的道上去買甚麼東西？那條路很遠，記得常常去。

——那不是去看父親的嗎？我總這麼覺得。父親在另外一個家裏。我們母子去見他。一定是的。我現在也這麼想。

可是，父親爲甚麼在另一個家裏？母親背上背着我去到那裏看父親，有甚麼事情？

母親生前，我沒有能夠問她這事。因為我感到好像那將會觸犯到雙親的秘密。

確實這讓人感到有種不能對人說的秘密。這也像一種忌

諱似的留在我記憶裏。

因為這和一個不像是我父親的男子糾纏在一塊兒。再說，這個男人長得是甚麼模樣，怎麼樣的人，我更是記不得。但是，回想起當時母親的事，就會想到那個男人留在我腦子裏的影子。現在也記得，有這麼一段記憶。也是母親帶着我夜晚在道上走，那個男人走在母親身旁。我清楚地記得和母親並肩走着的這個男人的背影。

我忘不了那時，母親對她牽着的我說的話：「乖孩子，今晚的事，答應媽，一定不說出去。」

每當想到這事，我就感到憎恨母親。那種不可觸及的懷疑深深傷害着我。隨着我的成長，我懂得了這種心情的意義。一個三四歲的幼兒，對不讓我說出去的母親，恨得想朝她臉上吐口吐沫。

因為有過這麼一樁事，我就不想再問母親甚麼了。不，我不能不問。我雖然憎恨母親的秘密，不是也保護了這秘密嗎？

儘管這樣，僅僅有一次，我忍不住還是問了。

「那時候，常來我們家的是誰？別人家的叔叔嗎？」

「不是。」母親搖搖頭。

「那麼沒有對我們親切的人嗎？」

「怎麼了，你，問這樣的事？」

我不做聲了。

還有這樣的記憶。

漆黑的天空上，只見紅紅火光閃閃。好紅的大火。這不是燒起來的火光。火焰搖搖幌幌，點點地連成一條條線。也許是山上着火了吧。這火焰竟燒出了山的稜線形狀。

幼小的我抓緊母親的手，氣都透不過來地望着這光景。在這黑夜，魔術般燃燒的火的色彩，深深留在我心裏，一直不曾忘卻。

可是，當場看着那光景的，不只是母親和我兩個人。那個男人也在。他跟母親並排站着，記得他站在那裏。在黑暗之中，三個人觀看大山着火的。

父親不在家裏，母親到一處父親在的地方去看望他，而母親又有另一個男人跟她在一起。——這淡淡的記憶，真不知會使我如何痛苦的。這原是只能稱之為記憶的遙遠的往事。說不定只是我的幻覺。因為，那只是三四歲時的回憶。

但是，我不認為這只是憑空的幻覺。事實證明了不是幻覺，過了二十年發生了。

幾年前，母親十七周忌日。母親死時三十七，已經十七年了。既無手足，又少姻親的我，把褪了色的母親的像片供到佛壇上，請和尚來唸了一堂經，獨自一個人的寂寞的佛事。不論母親有着怎樣的秘密，母親總歸是我的母親。

那個時候，從行李下面取出母親生前放東西用的舊肥皂盒，打了開來，為的是尋找母親的照片。

盒裏放着有母親友人們的婦女照片，她們的孩子的照片，再有毫無關係的人的一點意思也沒有的十數張照片。因為我小時候看慣了，所以覺得沒意思，不過許久沒有看了，就一張一張拿在手裏端詳。這時，啪地一下從這些照片裏掉出來一張變了褐色的舊明信片。

這張舊明信片記得我也見過。不知是誰死了，來的通知。這樣的東西為甚麼要這麼鄭重地收了起來呢。看到這個也許對母親晚年愛收藏東西的毛病感到可笑。

已經發了黃的這張明信片上淡淡的字跡，寫的是「河田忠一先生長期臥病，藥石無效——」的刻板的死亡通知。一般多半是印刷的，但這卻是拙劣的字跡。收信人是在B市的母親，寄信人是九州N市的叫做惠良寅雄的。日期是二十年前。這是從前看過多次看慣了的明信片，所以沒去理會，就撻到了一邊。

可是過了兩三天，奇妙的是，在電車裏忽然腦子裏浮現出那張明信片。簡直是毫不相干地突然飄來般。

那張死亡通知的「河田忠一」是甚麼人？過去，只當做母親的一個友人來看待，從來沒發生過甚麼疑問。對這以「死亡通知」的形式出現的明信片的文字，也沒當作一回事思考過。

再說，死了的人的姓和寄出明信片的人的姓不一樣，也不像是較近的親戚，奇怪。大抵是，如果寫上「先父……」或「先兄……」就能知道發出通知的人和死者的關係，單是「河田忠一……」就讓人無從判斷。

於是我就給發出明信片的九州N市的惠良寅雄一封信，詢問有關叫作河田忠一這個人的消息。不用說，這是由我想到說不定在我心裏一直記得的那個男人可能就是河田忠一。

這封詢問的信徒勞地給退了回來。死亡通知的明信片已是十七年前的事，這麼長的時間，準是搬了家，收信人地址不詳也是當然。這樣，我無計可施了。

但是，三個月後，我因為有必要，翻查電話簿。當時，忽然想到，查查「艾」（音譯）字部，姓惠良（譯註，惠字日文讀艾）的不會多。東京的電話簿上沒有，可見這個姓是少有的。我卻想找到它。

我給九州N市的市長寫了封信。說是無論如何想找到住在貴管轄區內的叫作惠良的人。因為姓惠良的人不多，所以想請從貴管轄區內的米店查問一下，看看登記本上，請把惠良的住址告訴我。（譯注，當時日本實行糧食配給制，米店有住戶姓名地址）自己也在尋找惠良寅雄這個人，因為想到他可能已經故去，務請幫我將姓惠良的人住址找一找，並請費神見告。

這一天要求真的，竟得到親切的N市長的協助。市長覺得這事少有，就命令屬下調查管轄下的十數處米店。從N市市政府查出了三家姓惠良的。但這裏面沒有叫寅雄的。不過我那時對於這位遠地的市長的厚情真是非常感謝。

這一來便不難查明了。我給這三家姓惠良的各寄去一信，問他們知不知道有個叫寅雄的？回信等候了十天之久。其中一家回信說：「先父寅雄已經去世」。知道死了，我頗為沮喪。不過，再去了信。告訴他我想知道有關寅雄先生認識的河田忠一的事。回信來了：

「河田先生是先父友人。家母健在，對河田先生的事略知一二。」

看了這幾行，我的心不住地跳動。

我離開了東京，前往九州。N市離我出生的B市坐火車要兩小時，是筑豐煤礦的中心地。

我到達N市車站下車。在火車裏坐了二十五個小時。

根據信上的地址尋找，終於在黃昏時刻找到了目的地的這人家。這裏是煤礦地區，惠良先生一家住在礦工住宅的成排長長木房裏。

給我寫回信的惠良先生上班去了，他的老母親在家。她

就是死去的惠良寅雄的妻子。

我拿出帶來的死亡通知明信片。她戴上老花鏡看了說：

「啊，是我死去的丈夫的筆跡。河田先生臨死，拜托在他死後要通知的幾處人家中的一張。」

「惠良寅雄跟河田忠一交情很好。惠良是當地人，河田是中年後做爲行商小販來到這裏的。沒有家小，孤獨一人，因爲住得近，成了朋友。那時是住在明信片上寫的地址。」

「河田先生害胃癌死的，當他知道不會好了，就找了我丈夫去，說自己死了之後，請通知這幾個人。因爲都是無力來送葬的人，只要通知一下就行，說完就寫下了這些收信人地址。記得不過是兩三張。這張是其中的一張，確實是我丈夫寫的。」老婆婆這樣說。我說我想再多知道點河田忠一的事情。

「河田先生死的時候五十一歲，過去在別的地方當過多年的警察，因爲犯了個錯誤，被調到了別的地方。不過，不久他就辭掉了警察的差事，當了小販來糊口。」她說到了這裏，別的就知道了。

我又追問了一句：

「那麼，河田先生沒有說過有關他死後要通知的人的事嗎？」

「沒有，只說通知他們，沒說是些甚麼樣的人。」結果，我便無法得到更深的理解。

河田忠一和母親之間究竟有甚麼關係，依然不清楚。可以說是我興奮緊張地從東京趕來，卻沒有所獲。

走出來時，夕陽西下，暮色蒼茫。老婆婆覺得過意不去，一直送我到大街。道旁點點地燒起炭火爐，煤炭青白的煙霧

轟轟地像是雲霞，畢竟是來到了煤礦地區了，不由泛起一陣旅愁。從N站乘上歸途火車。窗外已經是黑沉沉的夜間，煤礦街上的燈火亮起。我靠着窗邊，不知怎的，只覺得心情沉重，呆呆地望着窗外。

是那個時刻，我望見外面黑黝黝的一面黑，在高高的地方有通紅的火光在閃亮。火光在山形的直線上，一處處亮出火苗。——

這景色，正是收藏在我夢幻般幼小的回憶中的一幕。啊，不是一點也不假嗎？那火，那火，母親背着我，站在那個男人旁邊，三個人看見的同樣的火。

這是拋掉的堆成山堆的壞煤自然發生的火。對，就是這個火，我想。我感到呼吸緊迫。很久以前的小時候的回憶，現在具體地顯在眼前。

——那麼說，母親從前來過這裏。那時，帶了我來的。爲了甚麼，就不用多說了，是來看流浪到這裏的河田忠一。三個人一同看見火的記憶裏的那個人就是河田忠一。像夢一般的我的幼年的回憶並不是幻想，是事實。

母親和河田忠一常常（這印象深深刻在我腦子裏。）在我眼前見面。河田在到這地方來之前，肯定是在B市。

「乖孩子，今晚的事，答應媽，一定不說出去。」

也是走在黑黑的道上，一邊想起母親說過的話。我還記得在旁邊走着的那個人的背身。那就是河田忠一。

這就明白了。父親的不回家，接着是失蹤。那以後，河田在自己死後，讓憲良通知母親，還有母親一直保留着這張死亡通知原因。都明白了。

車窗前黑暗中的壞煤山堆的火光漸漸遠去。這火，恰好



證明了我多年來對母親的疑惑。我一時只覺得血往腦子裏衝，出力地抓緊了火車的窗框。

我想到失蹤父親的淒慘真是傷心。這樣想的時候，對母親的憎恨也就格外的深。

連我自己的身體裏似乎都有不乾淨的血，有時候，像發狂般的痛苦。

這是泰雄對賴子說的。他臉色發白地說：

「當你哥哥問到我父親失蹤的事情的時候，我就想全告訴你，但是我沒能夠。只說是由於生意失敗。羞愧使我沒有勇氣說出來。這樣的事也許該在結婚前說的。可是我也沒有做到。一想到羞愧，就失去了勇氣。」

啊，新婚旅行的晚上，特地繞到房州海岸，準備說出來，可結果還是沒說。——賴子心裏想。

現在，決心說了出來。一種平靜感，隱隱從泰雄悲傷的表情裏流露出來。看去像在坦白出來之後，覺到有了賴子的愛情可以憑靠了。

賴子去看哥哥貞一，把這一切全告訴了他。

哥哥貞一只是平平淡淡地聽着，當她說完，依舊吸着煙，甚麼意見也沒說。

但是，貞一實際是注意地聽了妹妹這番話的，這在不久之後就明白了。過了些時，他給賴子寫了封信。

信的內容不長，但啓發性不少：

上次賴子你對我談的泰雄君的事，讓我思考了不少問題。

但是，泰雄君想到的，也有不夠的地方。就是說，他不是並沒有理解到問題的核心呢？